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77 (Part I)  
13 February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二九七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2月13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 席： 曼本格圭先生

(津巴布韦)

成员国： 奥地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比利时

诺特达姆先生

中国

李道豫先生

科特迪瓦

阿内特先生

古巴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厄瓜多尔

阿亚拉·拉索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罗马尼亚

门蒂亚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沃龙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也门

阿什塔尔先生

扎伊尔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5点开会

## 对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 (以英语发言): 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在二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赞扬担任1991年1月份安理会主席的扎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阁下。我确信我是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向以出色的外交才干和惯有的谦恭有礼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工作的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表示深切赞赏的。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1991年1月23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2135)

1991年1月24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2144)

1991年1月28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2157)

戴维·汉内爵士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祝贺您担任主席, 并且要指出您主持安理会非正式会议的方式使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期待着您主持象今天这样的正式会议。

我还要祝贺前任主席以极其干练的方式主持了一月份的安理会。

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48条, 我建议安理会现在决定以非公开会议的形式讨论我们刚才通过的议程项目。正如各成员国已知道的那样, 该建议是在受到奥地利代表在早些时候进行的非正式接触中提出的一些设想的启示而产生

的。我希望采纳这些设想,并在现在把它们作为正式建议提出。

正如暂行议事规则所规定的那样,一般说来安理会应当召开公开出席和允许新闻界报道的公开会议,这显然是正确的。但议事规则也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公开会议。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情况便属特殊。

首先,安理会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最后通过的第678(1990)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和执行早些时候通过的决议。一些成员国在科威特政府的合作下已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得到安理会的支持。其唯一目的是维护安理会的决定。

同时,自从1990年8月2日以来,一直在积极地进行外交努力,看看是否有办法在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

因此,安理会在面对目前关于召开会议的各种要求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应当考虑到它承担的重大和特殊责任。我们不当做任何有损安理会目标一致的事情,也不应当模糊向外界发出的信号。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发出模糊不清的信号,因为这样做只能推迟人们认识到: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必须以伊拉克从科威特撤走开始。

今天这一场合需要在没有立即公开报道的情况下对所有的事态发展进行认真仔细的审议。如果安理会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可以提出它们认为能够促成执行安理会决议和解放科威特的建议,那么应当让大家听一听这些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各成员国应当能够仔细地探讨这些建议怎样才有助于实现安理会目标,尤其是应看看目前构成对和平的唯一障碍的伊拉克是如何对待这样建议的。最好以非公开会议的形式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过去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1975年西撒哈拉问题上,安理会成员曾作出决定,认为非正式会议的形式是有助于旨在阐明设想和找出前进的可能途径的探索性讨论的最好办法。它们选择了一种使它们能够与参加者进行对话、提出问题并且得回答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今天会议的正确模式。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国代表团并不打算限制参加会议的范围,或限制对会议进

行情况的了解。我们承认,所涉问题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所普遍关心的。如果它们希望并要求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自由出席辩论会议,和参加辩论。正常的逐字记录也应当进行,而且应当发行;我并没有进行限制的意图,我并不是通过使用第51条来建议进行限制。但我们确实认为,这次,如果会议的公开部分——媒介在场——不会影响或甚至歪曲我们辩论的过程和性质,那么安理会将能够更好地行使其职责。这就是我所提建议的理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什塔尔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毫无疑问,您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无人会妒忌您的职位。这是安理会生命中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正如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中所看到的那样,您任主席使我们确信,会议将以明智的方式,并根据指导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规章制度进行。我非常诚挚地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祝您在这一困难的时刻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必须对我的同事和邻座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上月份也同样关键的时刻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他的才干和智慧证明了他的出色能力和丰富的外交经验,这些都表现在他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方式中。

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反对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建议。我首先是作为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安理会成员这样做的;我们的要求是在1月24日提出来的。我反对这一建议也代表了在1991年1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中也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即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驻联合国的代表。继这封信之后,约旦和苏丹代表团也提交了支持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信。1月28日,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古巴代表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反对关于举行非公开会议的建议是基于我们首先要求召开一次会议时采取的立场之上的。

请允许我清楚地解释我们为何反对安理会举行非公开会议,在题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的议程项目下审议正在恶化的海湾危机。

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也门代表团根据其作为安理会成员所肩负的重要责任采取行动。我将努力本着这一责任感解释我国代表团反对将本次会议转变成非公开会议的立场。

联合国是一个民主组织。它有别于其他组织之处在于其透明度。联合国没有秘密。联合国的《宪章》十分明确,其规章和条例同样也很明确,它的所有审议工作都公开进行。这可能是由于缔造者们对秘密会议的担心,因为它们正反映公众舆论,可能以违背一般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违反我们必须深切尊重的公众舆论的方式产生某些协议。

《宪章》开头的措辞为“我联合国人民”。我们不仅仅是某些国家的代表。安全理事会代表的不仅仅是15个国家:它代表着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因此——我下面所指的情况除外——每个人都期待安理会以明确、透明的方式举行公开会议。

联合国这一惯例的例外情况出现了三次。安理会各成员对它们都熟知,我相信这里的其他代表也是如此。1973年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审议非安理会成员的某些国家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会议听取了解释投票立场的发言,然后休会。参加会议的只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第二次非公开会议于1974年举行,讨论的是塞浦路斯局势。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作为他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主持了会议。会议很短,土耳其代表提供了一些情况后便休会。1975年举行了第三次非公开会议,听取西班牙、西撒哈拉和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并就当时有关西撒哈拉的问题向他们提出了问题。据我的回忆,当时的议题是所谓的“绿色进军”问题。处理了这些问题后便休会。

今天联合王国代表提议将安理会本次会议变成非公开会议,其目的不是就海湾事件或整个区域的局势向某个代表团提出问题,不是听取有关各方关于海湾的任何具体问题的意见,实际上也不是为了听取某一方面提出关于该区域局势的新情况,而只是为了将新闻媒介排除在外,开始至今为止至少已有16个会员国登记参加的一系

列讨论。接着可能还有一些成员列入发言者名单、我们需要举行非公开会议,听取代表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团的发言吗?尤其鉴于会议的逐字记录将在第二天印发,我们需要举行非公开会议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举行非公开会议?有人指出安理会决不能显示出分裂,公开会议可能会给人以安理会内出现了分裂的印象。没有任何问题因意见分歧而造成。我尊重安理会所有成员及其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我相信这种尊重是相互的。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安理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因此我们还将做什么?我们有什么需要掩盖,我们需要对谁掩盖?

有人告知我们举行公开会议能起宣传目的:使新闻媒介听到我们的声音。我要问:在我们讨论一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战争的时候,新闻媒介为什么不应该听?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世界面前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思想?至今六个月来我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我们不是已经12次对有关海湾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和审议吗?我们不是已经通过了12项决议吗?而讨论最后的一项决议——即安理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时,本会议厅有许多观众,而且我们各国外长也在场。

还有说我们举行公开会议是为了让我们各国国内的观众看。为什么不呢?我们发言时,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各国人民听到我们说些什么呢?

众所周知,也门对此极为关注。众所周知,在整个地区正在出现着大规模示威。我们作为官员和肩负责任者,需要表达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争取一切手段遏制它,并尽一切力量恢复和平。我们为什么不应让我们各国的公众舆论了解情况?为什么西方的公众舆论有其价值,而我们的公众舆论就被认为绝对没有任何价值?或许一旦不能行使自由,公众舆论就没有价值了;在一些国家里,我们听不到人民的任何反应。但对我们来讲,当公众舆论在我们出任安理会成员的时候要求国家采取某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沉默,在非公开会议上仅在我们中间发言?

看一看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正在发生和情况就够了,它们已要求安理会开会,以便正确评价该课题的敏感程度和这项要求的严肃性,以及其它国家的立场。我现在

自然是代表也门发言,但我也是在表达千百万阿拉伯人、千百万穆斯林和千百万世界各地人民的感受,他们每天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战争的悲剧,并希望这场战争会停止。他们希望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以保证使科威特获得独立、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使科威特的主权得到恢复。

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我们尽管是一个小国,但绝不能容忍对另一国家的占领和入侵。我们仍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们所有小国正是以此方式保卫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我们尽了很多努力以通过和平手段并在一个阿拉伯架构内使其获得解决。

现在正有一些问题被提出来。它们不仅是我们,而且也是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和质询并无任何秘密可言。人们问目前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而进行的战争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当我们目睹正在发生的情况、读到正在制定的计划、看到正在执行行动的方式并听到政府官员所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时,我们难道没有权利问这些军事行动的目标为何吗?

安全理事会已授权使用一切手段来执行其决议。“一切……手段”几个字排除和平手段吗?既然这句话被解释为指使用武力,那么安理会难道无权决定可使用武力的范畴吗?开战是容易的,但控制战争却很难。一些军事指挥官并未认真注意政治目标。安全理事会会有一个政治目标:伊拉克从科威特撤走,恢复科威特主权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以及整个地区的危机。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正在伊拉克北部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平民地区正成为攻击目标时,我们难道无权质问目的是什么吗?通过该有关决议的安理会难道无权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吗?安理会应当持续处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及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这难道不符合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利益吗?

对于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及正在使用的武器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难道无权提出这些问题吗?

为什么距科威特如此偏远的地区受到轰炸?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平民的伤亡。例

如,前天的《华盛顿邮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该报道基于一位库尔特人提供的消息,而不是伊拉克人提供的消息,因为最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似乎有一项不公布平民伤亡情况的政策。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能导致广泛的破坏和大批无辜平民的伤亡。因此,当我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巴拉扎尼先生提供的消息时毫不感到惊奇,他说仅在苏莱曼尼的某些地区的伤亡人数就达到3,000人之多。当他谈到一座水泥厂和一个纺织厂被炸时,我并不感到惊奇。这又如何有助于解放科威特?

有很多问题提出来。今天发生的一个事件震撼了每个人的良心。我认为甚至那些轰炸那个防空洞——据报道使500人受到伤亡——的飞行员,也不会对这种结果感到高兴。战争任何一方的任何人,都不能不对这种把无辜和孱弱者及平民设施作为攻击目标的使用武力的方式感到厌恶。

海湾地区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是一个错误。我们要让另一个错误来纠正前一个错误吗?我们能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被大规模武力摧毁吗?这样的做法跟情况相称吗?这种反应跟实情全不相称,正在使用的装备和力量中,也跟实情不相称。解决这一危机,难道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手段实现问题的解决吗?我同意布热津斯基先生的观点,他在《纽约时报》上载文指出,人们似乎坚持外交努力失败之说。我们现在要求通过外交手段采取新的行动,就象普里马科夫先生昨天访问巴格达那样。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一个主要大国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种努力。如果安理会袖手旁观,坐等这场战争的结果,我们一点也不会高兴。

我反对召开非公开会议,因为在这样的会议上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我们可能会听取另一方的陈述,但这不会比我刚才所说的更加重要或更加明确。我们认为,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即将出现之际,安理会绝不应远离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绝不应在联合国历史上创下危险的先例,把安理会变成一个秘密的机构。

这一世界新秩序必须包含整个世界,而这种新秩序也只能通过联合国及其《宪章》以及安理会得以建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秩序将只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某



些目的阴谋。

我们现在眼看着联合国和安理会为使用武力开出空白支票,而不试图解释法律的目标,不审查进行战争的方式,不对和平努力采取后续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呼吁本次会议依然为公开会议。如果举行非公开会议,那么我就有权怀疑为何要举行非公开会议,并怀疑请求召开非公开会议的代表意图。请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不想要一场非公开会议。有何理由举行非公开会议?是有新会员国提出召开这种会议,还是我们不需要这种会议,也许我们要等待,直至为召开公开会议达成共识。

如果我们能够哪怕是以最简单的方法通过本次会议提出一项新的主张并为和平进行新的努力,我们就会这样做。

我愿重申,也门始终不渝地谋求在我们地区实现和平。我们十分悲痛地目睹了军队——战争的逻辑、对峙的逻辑,这种逻辑只会进一步破坏并剥夺我们阿拉伯国家大量的财富,现在这种财富正被用来攻打阿拉伯儿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也门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指出,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会议。你是津巴布韦杰出的代表,由于多种原因,贵国在全体第三世界人民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你就任主席和你公正、平等、出色地履行主席的职责进一步说明了第三世界各国,尤其是不结盟国家高兴地看到津巴布韦和穆加贝总统在推动实现正义的共同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原因。我们也对你的前任表示祝贺,他在上月份再次表现了他的才能和他长期的外交经验。

我国代表团也表示反对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建议。我首先指出,他提到了过去安理会决定召开非公开会议的某些情况。但是,我却没有听到他提及这种先例的第一个例子的有关情况,我相信那次先例正是英国的倡议。1956年,安全理事会在其第735次会议上,审议了由于埃及政府行使主权,把该国重要的国家资源苏伊士运河收

归国有而产生的冲突的局势。

联合王国代表当时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解释了联合王国在当时审议中的实质性项目的立场。他提出了一项和我们今天听到的相似但不相一致的提议。我现在引用安理会的正式记录:

“在过去的一、两天里,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就这一问题组织审议的最佳方法,如果此时我向各位同事表明我的想法,也许会方便些。

“我认为,愿在公开会议上发表看法的代表已有机会发言,在此之后安理会转入非公开会议也许是件好事。我希望,也许我们能在10月9日星期二的某些时候转入非公开会议。这将使我们有机会在一个不太正式的气氛中审议今后的步骤。”(第735次会议,第94和第95段)

联合王国代表1956年10月5日提出了这一想法。在其后的四天里,安理会在举行秘密会议之前,继续开会并听取了所有愿在公开会议上发言者的发言。

在这一方面,我想说,首先,联合王国代表未提及那一十分宝贵的先例,这是令人遗憾的。至少对于那些早就要求安理会开会的非安理会成员国可以作为一种有礼貌的道歉。

有人说我们应设法避免造成我们之间有分歧和安理会缺乏凝聚力的印象。但是,我们既然刚刚通过了一项充分暴露真情的议程,又怎能避免造成那样的印象?该议程题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并提及三封信:马格里布国家代表1991年1月23日的信、也门代表1991年1月24日的信和我在1991年1月28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信。

无论如何,这个会议上的发言都必然会收藏在安理会的记录中。不管有人多想无视事实,大家都会看到,在过去三个星期里,安理会面临一种至少是十分不正常的局面。

在这一方面,我愿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回顾一下美国政府就一次与这次莫明其妙地拖延召开安理会无法比拟的局面所表示的看法。当时的美国代表阿瑟·戈德伯

格大使认为有必要正式致函安理会主席并要求将其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散发。因此,我手中有一份。我认为为对关于安理会无法在一场人人都关心——至少迄今似乎除了安理会之外人人都关心——的战事正在进行时开会的说法诠释,回顾一下戈德伯格大使在那时说的话是重要的——那时美国认为安理会不够迅速举行会议审议一项它应审议的问题,——而我还要重复说,那个局势和我们目前面临的局势根本无法比拟。戈德伯格大使1966年4月21日来函说: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4条,‘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安理会被授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第28条要求‘安理会之组织,应以使其能继续不断行使其职务为要件’。这两条确定了安理会有责任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平与安全。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的拟订和解释均应在于确保安理会能完成这些条款赋予的责任。

“因此,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的主要段落是规则2,它规定‘主席应按安理会任何一个成员的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这条规则是强制性的,当有某一成员提出这一要求时,主席不能选择召开或不召开安理会。这一是已多次阐明。

.....

“即使安理会多数成员反对开会,仍应举行会议。反对开会的成员可以在开会时发表看法,可以设法休会,或者否决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但是按照规则2,主席必须召开安理会,除非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坚持。

“在遵守规则2的前提下,主席有权负责按规则1确定开会的时间。主席在这么做时不是作为他的国家的代表而是作为安理会的人员,而且他也不能作出武断和任意的处理。他的决定应考虑到宪章第24条和28条以及临时议事规则的规则2的规定,还要考虑到要求和局势的紧迫性。必须尊重和在紧急基础上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并按局势的紧迫性确定开会的时间。”(S/7261,第1、2、3段)

那封信当然长得多。我向愿进一步了解各大国在其它情况下如何解释《宪章》

和我们的临时议事规则者推荐这封信。

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战争的第二十八天，安理会现在才第一次开会——尽管不但安理会成员而且联合国其它会员国（安理会成员理应是代表联合国采取行动的）作了努力和提出了具体要求，其原因何在我就不详述了。

我肯定所有代表都和我一样收到了不止一两封、两三封而是许多封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国家而是“我联合国人民”的一部分的个人的来信。当然我不会一一列举我收到的所有来信，我只提一提我今天收到的四个美国和其它国家以及国际宗教组织的来信。它们都提醒我们注意同一个问题：安理会对世界和平有某些义务，安理会对死去的儿童、妇女和平民百姓有义务，安理会按照《宪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采取行动恢复和平，而且应十万火急地采取行动。

我要简短地援引一位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教会，也不代表政府的人士在一封信中说的话。她说：

（以英语发言）“我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我不谋求任何承认，也不为任何特定的宗教辩护。我是一名普通的母亲，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

（以西班牙语发言）

她的信非常简单，非常简要：

（以英语发言）

“先生，我请求你竭尽全力并从速制止暴力。请你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摆在母亲的位置上。一位母亲将以其知道如何运用的任何方式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都是某人的孩子。”

（以西班牙语发言）

这封信是美国南卡罗来纳的凯瑟·埃默里安诺夫夫人写的。我认为信中的语言非常简单。她无疑提醒了我们大家，我们无权忽视我们的某些基本义务，比如就这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义务。

当然，一国有权要求该机构召开紧急会议，该机构无权回避这一要求。但该机构

还有义务相当敏感地对待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要求。主席先生,主要由于你的领导,以及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这一方式理应赢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感谢和赞赏——现在安全理事会总算似乎还记得议事规则第二条的存在。但即使现在,达到目前阶段后,主要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不可推卸的开会义务的这种可耻结果是在无人知情的情况下、是在无人目击、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的政府代表能够参加,没有新闻界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毕竟正是他们能够向那位南卡罗来纳的妇女或其他许多每天给我们来信的人发出一个鼓励的信息,例如,“好了,安全理事会目前至少正在对恢复和平的可能性进行审议。”

我国代表团断然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秘密举行本次会议的意见,其原因很简单,安全理事会六个半月来一直以从们能够想象的程度完全公开地审议这一项目。我们已经在电视摄像机前、在实况转播的麦克风前在几十名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是应人们关于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请求,召开了12次会议,通过了12项决议。

安理会在新闻界面前完全公开地通过了第660(1990)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项决议。这是一项确实反映安理会成员一致意见的决议,我可以说,它表达了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观点,即科威特的独立和主权应当得到尊重和恢复,对该领土的占领应该尽快停止。

第661(1990)号决议也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通过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受骗。该决议并未得到所有代表团的认可。这是非常显然的。在同样的摄影机前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当时摄影机并没有被视为是一个障碍。当时我们认为——的确我们现在仍然持有同样有观点——这种行动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当时伊拉克当局已经表明他们将开始从科威特撤出其部队,在这样的时候,安理会采取行动过于匆忙。伊拉克代表在此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当时阿拉伯国家的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议行将召开。根据第661(1990)号决议所进行的经济制裁是联合国历史上无所比拟的。这次制裁包罗万象、非常全面,实际上反映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双重标准。安理会在其整个历史中从未做过相似的事情,即使在主要的强大邻国入侵小国时,或使用武力占领外

国领土时也从未如此。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可以继续被占领,而安理会却丝毫不感到有义务考虑第七章。巴拿马和格林纳达可以遭受强大邻国的入侵,而安理会却甚至根本不考虑任何种类的制裁措施。黎巴嫩南部可以继续被占领。还有其它许多案例可能涌入人们的脑海。

安理会的不一致性及其匆忙的行动--我们现在已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一点--表明一个大国愿意并决心利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造成的冲突,其目的同恢复科威特独立毫无关系,相反其目的是为在该区域进行军事干涉打下基础。

两个星期后,安理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了第665(1990)号决议。难道我们忘记了在通过该决议之前有过辩论?我们并不都说一样的话。在那次辩论中,我国代表团提请人们注意,安理会甚至没等收到秘书长关于第661(1990)号决议规定的经济制裁执行情况的报告就采取了行动。

我当时想我的同事们是否忘记,古巴并未投票赞成的第661(1990)号决议特别要求秘书长在第661(1990)号决议通过一个月后就制裁执行情况提出其第一份报告。安理会在所有运转的电视摄像机前毫无道理地在秘书长提交其报告日期的两个星期前通过了一项决议。我国代表团非常强烈地批评这项决议,因为它未经安理会讨论暗示授权使用已经部署在该区域的海军。但是海军部队无法中断其在该地区演习,和执行经济禁运,谁都不怀疑经济禁运可以得到完全执行。就决议执行而言,我们曾要求秘书长两星期后提交一份报告、但谁都没有非常礼貌地等秘书长作出评估后再允许使用部队从事所谓的执行禁运。

我国代表团在该决议中发现有一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之处。当时撒下的种籽现在已结出了果实。扩大安理会工作中两项原则的做法目前在一些国家里很流行,一些政府似乎很欣赏:“取消规章制度”和“私家化”。安理会很快就忘记了这样一件事,即为了根据《宪章》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还必须遵循一种程序。安理会也必须在遵循程序中行使权力,并且必须进行一种监督。规则被抛在一边,一些国家得到了自行采取行动的权力。换言之,它们是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把武装力量的使用

“私家化”的。最后,在充分公开报道的情况下,面对全世界的电视摄相机,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78(1990)号决议,该决议是安理会基本活动取消规章制度和非公开化的进程的顶点。

第678(1990)号决议授权一些国家使用它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而安理会却没有采取《宪章》中明确规定的关于使用军事力量的措施。但是,至少该决议的最后一段指出,安理会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总有一天,我的那些迫不急待地支持了安全理事会那12个决议的同事要向公众舆论的代表、联合国的各国人民解释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机构被十二次用来建立象战争这样一件严重事情的基础——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战争的严重性,这场战争按理说是遵循安理会决议而开始的,这一庄严的机构,这一最高的机构竟然是以在战争开始时不闻不问的态度来表现其责任感的。

我相信人类要求对这一相当奇怪的现象作出一种解释。

通常安全理事会会被用来作为一种手套。当它适合我们时,我们把它戴上,我们把它用于某些目的;当它变得不方便时,我们把它除下扔掉。这将会是安全理事会的悲惨遭遇,除非它正视海湾战争的每一具体情况,并且以唯一正确的方法加以处理,那么它就是在逃避其责任了。它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是在代表联合国各国人民的代表的充分注视下,遵循公开讨论过去通过决议的步骤。正如早些时候在同样的公开情况所发生的那样,结果当然是我们不会都说同样话或采取同样的方式。但这种方式至少首先可以使联合国组织的一些会员国有机会行使其发表意见,向世界舆论发表意见,并且表达它们可能有的担心、焦虑和想法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会议终于召开了,尽管距离第一次要求召开的时间太久,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隔绝,避开公众的目光而转移到一个是某些国家所偏爱的地方去。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正如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尤其既然战争已经在该地区爆发,我们更应该这样做。在这一世界上,我们完全有责任考虑军事领域中的事态真正符合联合国授权的程度或是否这已超出

其范围。我们必须考虑——正如教会、文化机构、个人和世界上纯朴公民要求我们做的那样——悲惨的事情正被强加在那些成千上万的平民，尤其那些正受到最残酷无情轰炸的妇女和儿童身上。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在何种程度上大致符合其他一些决议，我指的不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是一些国家认为缺乏某种重要性的一个机构，即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1990年12月4日，即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后六天，大会通过了一项与我们目前这一讨论密切相关的决议。该决议提到了可能对核设施进行的武装攻击。联合国的141个会员国投票赞成该决议。有一个会员国投了反对票——安理会成员可查一下记录，看看是谁投了反对票，不过我相信在座各位不难猜到是谁。在141个会员国里，许多国家属于目前正对伊拉克作战的所谓联盟国家。所有的海湾地区国家都在其中，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些国家也在其中，包括一些投票赞成第678(1990)号决议的国家，甚至一些参加共同提出该决议的一些国家。

大会第45/58J号决议说了些什么？我将宣读其执行部分的第一段，该段指出大会：

(以英语发言)

“认识到对运行中的或正在建设中的具有安全保障的核设施进行武装攻击或威胁进行武装攻击将造成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大会第45/58J号决议)

(继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从该决定想到当我的那些今天作为联盟成员和安理会成员，但却在第45/58J号决议通过前一个星期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的同事们投票赞成对伊拉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时候，他们排除了对运行中的或建设中的核设施的任何攻击。他们一定是有意这样做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对该决议投赞成票，正如联合国里绝大多数会员国所做的那样。

美国代表递交给安理会主席的另一份文件载有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于1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记录。鲍威尔将军在记者招待会说：

“我们极其仔细地将目标瞄准他们的核设施。我亲自同训练有素的分析人员一起看轰炸效果判定报告，我认为，我可以向各位证实，他们原有的两个运作中的反应堆都毁灭了，瘫痪完蛋了。”(S/22168, 附件, 英文第10页)

显然一个国家已告知安理会，在安理会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后，它已作出了明确、直接违反大会通过的决议的事情。人们只能假设，大会决议获得通过时——该决议获得了在本议席就座的，也投票赞成安理会决议的许多成员的赞成票——因为各成员决定不应该采取此类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早些时候明确阐述了相同的立场。

安全理事会难道没有义务审议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超出这次是安理会授权的使用武力的标准吗？安理会难道没有义务举行会议，审议任何国家提出的措施或建议，尽管它不一定是关于继续进行战争？我们认为，“一切必要手段”不一定非解释为使用导弹、炮弹和子弹不可。成员们也许有其他的意见，也可能赞同我们公开直截了当地表达的观点：战争必须停止，轰炸必须立即停止，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探索解决冲突的其它方式和方法。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根据联合国的一些主权会员国的请求举行公开会议。必须举行公开会议还因为战争不是在本议席就座的15名代表的财产；它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理由关注的问题，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理应为之感到关注和痛苦的问题。他们有权知道安理会的意见，有权了解我们的审议情况，有权看到我们对这一重要议题的审议不是在黑暗中，而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对我国首脑以及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联合王国代表提议这次会议以非公开形式举行，但有一项谅解：在此情况下将不引用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51条，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将根据第49条，作为不受限制文件以所有工作语言分发，并以通常方式处理出席会议的人数和请

求参加的问题。

我们还听取了也门和古巴代表的发言。

联合王国代表提议举行非公开会议。因此我将该提议付诸表决。

我首先请愿在表决前发言的代表发言。

沃龙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2月份的主席,并表示我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将十分有效。

我还愿感谢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在1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做的重要工作。

苏联代表团赞成安全理事会举行非公开会议讨论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局势的建议。应一些联合国会员国的请求,在不同寻常的时候举行了本次会议。伊拉克领导人坚持拒绝遵守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地立即撤出科威特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尽管为确保执行国际社会的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采取了敌对行动。

苏联坚定忠实于安理会各项决议,坚持充分、无条件地执行这些决议。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2月9日发表的声明中重申了这一点;该声明载于文件S/22215中,所有成员都已有机会看到。

苏联仍然认为它肩负着尽一切力量确保安全理事会决议早日得到执行,流血得到停止这一政治、道义上的义务。和平解决冲突,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这正是苏联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努力的目标。这些努力将继续下去。

在伊佛根尼·普里马科夫和伊拉克总统于2月12日在巴格达进行会晤后,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几天后将访问莫斯科。

在此情况下,根据一些国家的请求举行的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应促进伊拉克无条件遵守安理会有关决定。它应成为向巴格达施加共同影响的手段,使其采取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声明它将撤出科威特。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中的辩论会受到巴格达非正确的解释,从而会使苏联及其它国家正为实现和平解决所进行的深入努力更加困难。同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安理会非公开会议上全面和切实地讨论如何根据安理会各项决议解决科威特危机的问题,能够为正在进行的外交和政治努力提供更大的必要动力。在安静的环境中和无公众注视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争取分析要求召开本次会议者心中的各种问题和想法。我们还必须提出有关问题,并全面讨论有关如何深入寻找能够使安理会各项决议得到遵守——即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的和平途径的设想和建议,然后,我们必须从这一讨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根据上述各点,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关于安理会以非公开方式并在务实的气氛中继续工作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讲的美言。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贺你对安理会工作提供——我相信你将继续提供——的指导。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扎伊尔的恩藏格亚大使在一月份中对安理会的指导。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安理会如何认真对待它迄今所遇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的重要的程序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安理会下一步应对海湾危机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对于保持安理会各项决定的一致性的必要、战争的影响、伊拉克未能对外交倡议作出反应的情况以及安理会继续参与的必要,人们广泛表达了各种关注。我们对此认真聆听,因为我国政府赞同所表示的很多关注,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同意所有的结论。

我们在权衡了对各种选择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现在可通过奥地利代表团几天前提出的建议而最好地满足安理会各成员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利益:即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正式的但却是非公开的会议。我们认为这将使所有人能在适当环境中如愿表达其观点并交换意见。同时,该建议将使各代表团能够——如其认为需要的话——使其发言记录在案。但是,我最希望的是,它将提供一个在没有公众

随时盯视及本次会议可能受到的错误解释和滥用的情况之下进行认真和建设性讨论的机会。我们不愿也无意遏制辩论。实际上,我们支持这一建议,因为它将鼓励真正有效的交换意见。

我们是在极为严峻的时刻举行会议的。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拉克充分遵守其各项决议。它为联合国会员国作出最艰难的决定:授权使用武力对抗无端侵略并恢复国际合法性与法律性。它是被迫作出这一决定的。少数几个国家仍认为以暴力和侵略来实现其目的是极容易的事,指望其它国家对此默许。不幸的是,伊拉克让全世界没有理由相信它曾打算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意志。

谁也不愿看到萨达姆·侯赛因迫使我们以武力对付武力。最坚定的和平拥挤者,莫过于那些必须为捍卫《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际法律与行为的原则付出代价的人。我们再次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出科威特并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十二项决议。这样——也只有这样——伊拉克才能在今天立即结束这种流血事态。

美国及联合努力的目标是明确和有限度的,并阐述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中。它们是: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的目的不外乎迫使伊拉克遵守这些决议。

布什总统在联合行动开始时指出,我们既不想摧毁伊拉克,也不想肢解它,也不想因其领导人的政策则而惩罚其人民。尽管在宣传中出现相反的指控,然而在历史上,军队从未在如此注意限制对平民的损害的情况下作战。战争确实是可怕之物。所有联合成员正尽最大努力避免平民伤亡。这常常意味着我们自己的部队承受的更大的危险,而这是我们乐于承受的代价。我必须指出,这与伊拉克自己蓄意把平民作为莫测的导弹恐怖袭击的目标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它还通过把军事装备和设施移入平民地区以用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及其住房作为阻挡袭击的盾牌的作法,故意使其人民处于更大的暴露面临危险。

布什总统在几星期之前郑重指出,美国人之所以愤怒地作战,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作战。我们尽了一切力量来避免这场冲突,我们还将尽一切力量使其尽早结束。

尽管有种种相反的责骂——我们今天就受到这样一些责骂——然而这不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不是为了夺取对石油储藏的控制，不是要把美国秩序强加给阿拉伯世界。这种愚蠢说法忽略了伊拉克的行为及联合国会员国对这种行为的强烈反对这两个事实。我们同联合力量的其它30个成员一样驻军海湾地区，以保证赤裸裸的侵略不会得逞。我们想表明那些能够成为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基础的原则的意义。我们在必要的时间之外不会多呆一天。

2月7日，贝克国务卿展望未来，概括了美国领导作用的前景，即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海湾各国自己及如海湾合作理事会这样的区域组织，将率先重建经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并建立一个新的和更牢固的安全纽带网。这种安排不应排除该区域任何国家。

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讨论的是安理会将如何就海湾危机进行进一步的认真和重要的讨论。我国政府对这场辩论提出一个基本标准：我们如何能够促成伊拉克尽早撤出科威特并怎样才能够加强安理会在实现该目标中的作用？我的数学知识或许欠缺，但我愿提醒古巴代表，这场伊拉克于8月2日的入侵而开始的战争已进入第195天，而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已进入第28天。

在这个会议厅中的我们所有人，实际上全世界数十个部门和机场的成百万人，已尽了各种努力来避免这场冲突。大家都希望它尽快结束，大家都同意一点：伊拉克必须离开科威特。伊拉克拒绝接受这一点及其很多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实际上已使其成为不法之国。

伊拉克继续拒绝每一位谋求和平的使者提出的每一项提议，最近伊朗和巴基斯坦派出了和平使者。伊拉克早已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努力和在最高级别提出的无数项双边倡议。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对最近苏联使者作出的反应没有任何新意，而是依然拒绝考虑或支持撤军。虽然努力仍将进行，但2月10日巴格达电台宣布伊拉克反对停火的主张，仍然坚持独立的科威特国为伊拉克的组成部分。如果以此作为开场白的话，那么这次会议

还有什么意义？

除了极个别成员国外，安理会成员国没有提出从第678(1990)号决议上后退。没有人提出，在没有伊拉克撤军并充分遵守安理会决议的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实现停火。我认为，我们各国都诚挚地谋求和平。布什总统明确表示，他欢迎为说服伊拉克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的一切调停努力。

但是，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一些国家都企图对安理会强加于伊拉克的明确的法律义务和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赋予联合军事努力的明确的合法权威提出疑问。安理会是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的，联合努力也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进行的。安理会将继续监测这一局势。美国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的规定，经常地向安理会提出全面的报告。

我国认为，安理会应该在能够推动其目标并能采取行动之时召开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但是，由于伊拉克继续拒绝承认安理会要求的合法性，上述情况现在似乎并不存在。

我们还在等待别人向我们阐明今天下午这场公开辩论的目的。辩论是要探讨停火的可能吗？伊拉克已明确表示，它对伴之以撤军进行的停火不感兴趣，而不进行撤军的停火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无意给萨达姆·侯赛因以喘息的机会，使其重振起军力。他也不需要战争的停顿来作出他早就需要作出的决定。

这次会议是要交换军事努力的情报吗？对联合努力的检查每天都受到云集中东的成千上万名记者公开的报导。的确，海湾军事行动遭受检查的程度是历史上空前的。

目前，在伊拉克依然采取顽固立场、安理会尚不清楚该采取何种额外措施来保证其决议得到遵守的时候，我们的考虑是会议或者将被人误解，或者将被人利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做任何延长冲突的事情，特别不能发出一些伊拉克将错误看待或错误利用的信号——即安理会的决定并不坚定，安理会并不打算看到其决定得到执行。

我们必须发出并不断发出的信号是,本机构和国际社会自8月2日以来始终是坚定和团结的。我们不会容忍无端地占领并试图涂抹掉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我们不会容忍伊拉克占领军在科威特违犯国际法的蛮横行径。我们不会接受科威特的消失或对科威特人民进行的恐吓和肆虐。我们不会容忍对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平民任意进行的恐怖袭击。我们不会容忍对关于战俘待遇的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践踏。我们也不会容忍对环境的愚蠢的袭击。安理会必须表明,国际社会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使这场侵略战争、这种非法的行为不会得到奖励。

考虑到一些国家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海湾危机的明确和诚挚的愿望,尽管我们对这种会议的真正效益有保留意见,我们将参加安理会多数。我们认为,这种会议的形式应该与其目的相一致,我认为这场会议应该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严肃地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这也对安理会一些成员国的呼吁作出了响应;他们呼吁我们现在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安理会为使伊拉克遵守安理会决议而继续进行的外交努力的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支持奥地利代表团提出的我们进行正式、非公开会议的建议。这将让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能发表各自的看法,而同时又能交换和散发各国愿发表和公开的发言稿。最近几天表明,伊拉克正在发动一场诋毁安理会、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以及秘书长本人和职守的大规模运动。伊拉克无视真理就和它无视邻国一样明显。我们真诚地认为,这一方案能够满足已在本会议厅内表达的要求,而不使伊拉克有机会利用我们的辩论或歪曲真相。

我们再次敦促伊拉克领导人改变其破坏性的路线,结束它给科威特人民、国际社会人民和现在给本国人民带来的不必要的苦难。我们希望,所有国家能够与我们一起重申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支持,重申对秘书长的支持,并再次呼吁伊拉克结束海湾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加雷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

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感到十分高兴。津巴布韦和印度有着传统的密切友好关系。你在短短的13天中已经以你的智慧和明智并以你迅速的行动给你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要向扎伊尔常驻代表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表示敬意，他出色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对我们表示的欢迎。我们将竭尽全力在印度一贯遵循的传统的外交政策和原则中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目标。

自从波斯湾爆发武装敌对行动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主张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不断地审议这一问题并不断地监测局势的发展。这是安理会一般的责任，安理会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第5段承担了这一具体的责任。

海湾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人民和财产遭到了破坏，战争进一步升级并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危险始终存在，生态灾难正威胁着战场以外的国家，所有这些使印度政府和人民深感忧虑。

我们对于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尤为关切。使用化学武器是应受严责的，是国际法所禁止的；使用核武器将威胁人类的存亡，大会已宣布其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危害人类罪。

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定期召开安理会，使各成员有机会回顾局势。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安理会也有同样要求。我无意说安理会在过去四个星期里毫无作为。安理会曾试图通过非正式磋商会议的方式不断研究局势。这是有益的，事实上这是我国代表团首先建议的。这一做法应予继续。但是不能以非正式会议永远取代安理会的正式会议。

我国代表团深感关切的是，在第678(1990)号决定规定的期限1月15日到了之后，安理会没能就这一问题举行过一次正式会议。这对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声望是不利的。秘书长在上星期对安理会成员的讲话中也提到这一点。安理会应关心国际社会



对它的观感,至少我国代表团对此是关心的。

许多代表团——既有安理会成员国,也有非成员国——要求举行安理会正式、公开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安理会应欢迎各成员的这种关心,并把它视为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信任。我国代表团认为,举行公开会议是安理会的通常做法,是完全恰当和可取的。只能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决定背离这一通常的做法,因为它可能产生副作用,使人对安理会的运转发生怀疑,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国代表团不认为今天的情况使我们有理由破例。

同时,我国代表团知道,有些代表团——其中一些并不代表安理会成员——根本不愿举行安理会会议。另一方面,有几个安理会成员感到,至少作为第一步,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可能是有益的。我国代表团并非不关心这些代表团的看法。如果安理会以多数决定使会议改为秘密举行,我国代表团当然会尊重这一决定。安理会的临时议事规则对此作了规定。但这将是安理会第一次通过表决作出这么重要的决定。安理会内部此时分道扬镳是否明智和必要,我感到怀疑。

我国代表团期望,安理会在不久的将来将恢复其举行正式公开会议的传统做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词。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虽然这是你第一次主持安理会,但是你的领导素质已在我们的非正式磋商中为人们所熟知。我愿向你保证,我们将同你充分合作。现在我谨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恩藏格亚先生表示感谢,他在困难的一月份担任主席,开展了工作。

在我们的非正式磋商中,奥地利在1月24日提出了召开安理会秘密正式会议的想法。那时我们基于以下的考虑:提出折衷建议,以在那些只要安理会有关决议尚未执行就根本不开安理会正式会议和那些要求立即举行公开辩论这两部分人之间打开僵局。为主席的艰巨任务提供方便;维护临时议事规则的规则2,因为我们认为这条规则对于保护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安理会成员的权利特别重要;照顾成员表示的关切,

即公开会议中可能出现某种趋势,并可能被认为发出某种错误信号。为了使已表示有兴趣参加辩论的其它国家有机会这么做,奥地利赞成放宽使用规则37。此外,我们建议放弃规则51,以使秘密会议的逐字记录按通常方式传阅。

近三周前我们提出这些想法时,我们希望得到安理会各成员的一致赞同,并迅速召开这次会议。可惜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原先的希望并未实现,但仍有充分论据要求召开秘密会议。因此奥地利将投赞成票。我们对实质问题的立场将在辩论中阐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地利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词。

布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贵国担任主席。我谨利用这一机会感谢我们的同事扎伊尔常驻代表恩藏格亚大使阁下在一月份主持我们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在开始发言时就感谢你为安理会将要召开会议所作的努力。我们还要谢谢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代表为同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联合国的某些成员国,包括安理会的两个成员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有一个安理会成员提出要求时,就必须举行会议。我们还认为这一会议同第678(1990)号决议是严格相符的,该项决议规定安理会决定继续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法国赞成召开正式会议,以使每人都有机会阐述其立场。

从这一点讲,提议中的举行正式非公开会议的方案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愿安理会开会的人和愿意召开公开会议的人两者意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折衷。这个方案特别受欢迎,还因为将依照我们的规则在惯例的基础上参加辩论,而且会议的逐字记录将印发,而不诉诸可能限制其散发或使其成为秘密文件的安理会规定。

为此,我们将投票赞成所提建议。

但是我们感到,安全理事会在目前阶段不能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的确,我们必须非常遗憾地指出,伊拉克坚持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这种作法目前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前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的赞誉之词。

诺特达姆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对由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完全信任。我还要借此机会就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大使领导一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方式向他表示衷心的赞赏。

我现在只谈我们面前的程序问题。以后,我将有机会就讨论中问题的实质发言。

比利时将投票赞成就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局势召开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我们认为,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以及惯例,安理会应当同意那些愿意召开会议的国家所提出的要求。

但是,有些国家出于对安理会工作内聚力的尊重,愿意以非公开形式召开这次会议,但会议对所有愿意与会的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开放,我国同这些国家一样感到关切。

我国政府支持目前所有旨在依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说服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外交努力。我们希望,今天本次安理会会议将完全不超出这一范畴,并能够考虑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各项有益的建议,特别是谋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国家所提出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本次安理会会议将以这种方式负责并克制地为和平和迅速地解决去年8月2日因入侵及随后吞并科威特所爆发的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利时代表所说的赞誉之词。

阿亚拉·拉索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告诉你,厄瓜多尔代表团对你在二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感到非常高兴。你已经在本月头几天我们举行的会议和会谈中表现出杰出的智慧和公平的作风。这表明,我们在你的领导下将能够遵循最恰当的途径,实现我们大家都寻求的目标——恢复世界的和平。

我还要向我们的同事扎伊尔常驻代表表示感谢和赞赏,他在主持上个月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展示了娴熟的外交技巧和很高的效率。

我将仅限于表达厄瓜多尔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提出的程序问题的立场。我同其他代表一样保留我国代表团以后就实质问题发言的权利。

我已在今天上午表明,我希望我表明的意见清楚明确,我国对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一贯认为,依照各项可适用的议事规则,特别是第2条,每当一个会员国要求开会时,安全理事会都必须开会。就目前而言,许多阿拉伯马格里布集团的国家都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根据第674(1990)号决议,安理会应该

“积极地随时处理此案,直到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科威特重获独立,和平恢复为止。(第674(1990)号决议,第11段)

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安理会必须继续处理此案。

因此,对厄瓜多尔代表团来说,显然安理会必须召开会议,而且要正式开会审议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项目。安理会目前已经两个月多没有就海湾局势举行正式会议了,海湾局势已变得日趋严重可悲。虽然安理会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处理这个问题,但厄瓜多尔认为,安理会现在应该召开正式会议,全力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已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切和忧虑。显然,在这个微妙和重大的项目上各方意见会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们从不同的政治观点考虑这一局势。但是,我们愿表明,表达不同意见绝不能视为向任何一方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相反,这应雄辩、积极地表明,安全理事会是其机构之一的联合国当初被设想为本着民主和建设性精神进行讨论并谋求达成更广泛协议的论坛。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联合国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共同的信念是:我们都正在维护一些普遍的原则,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表达关于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不同意见,这一共同目标就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由于这些理由,今天上午我指出,而且我现在还要再次指出厄瓜多尔更希望召开安理会公开会议。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可用来选择召开非公开会议,根据适用的规则,召开非公开会议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安理会大多数成员这样决定,厄瓜多尔将接受这一民主结果,并且绝不阻挡安理会召开非公开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厄瓜多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显然,皮克林大使和我研究过同样的数学,我知道冲突是在195天之前开始的。但是,如果皮克林大使认为他能够通过电视或不通过电视来说服任何人,使他们相信1月16日以来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又与以前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他就太不诚实了。

从某一种观点来看,我也同意他的意见,即1月16日发动的战争其实是在195天之前就开始了,当时美国一方面开始部署其军事部队,另一方面却在操纵联合国的这一机构。

至于我们这些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人的目标,我要重复一下我早些时候说过的话。我们在写给安理会主席的函件中一直非常坦率地表明我们的意见。不久前,我们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讨论、交换意见和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错误的或应该受到谴责的事情,也不是会在那些声称代表国际社会发言的国家里引起恐惧的事情。

总之,我们建议如此顺从地为战争提供便利的安理会现在应当给和平一个机会。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虽然我是在表决程序中发言,我也必须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祝贺。我还要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你对我作为你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波斯湾战争的背景和情况当然是在座的各位一清二楚的。科威特这个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于8月2日被一个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军事力量强大的邻国占领和吞并了。《宪章》第二十四条指出: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根据该条款,安理会审议了由于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会员国受到占领和吞并而产生的

情况。它通过了12项要求占领国,即联合国组织的另一个会员国遵守《宪章》第二十五条的决议,《宪章》第二十五条指出: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在这样做的时候,安理会得到了联合国组织相当多的会员国以及秘书长对它的行动和努力的支持,这些行动和努力的目的旨在劝说占领国命令其部队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从科威特撤走,以便能够和平、持久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主动行动和具有善意的行动正在继续进行,并且通过苏联、15个不结盟国家和其它一直非常关心科威特的解放、该国合法政府的恢复以及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其他会员国的斡旋正得到加强。

我国代表团依然希望这些外交努力将获得成功,以便波斯湾的敌对行动能够结束。

在这些行动带来所希望和预期的结果之前,我国代表团认为仍然关注着第678(1990)号决议第5段下的“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局势”的项目的安全理事会,将积极地注视与执行其通过的12项决议有关的波斯湾局势的发展和演变。

它如何来履行它作为一个决策机构的任务呢?它必须牢记它的首要责任,以便保证它的决议得到遵行和执行。

安理会面前有几条道路可选择。除非它另作决定,否则它可以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的第48条召开公开会议。但考虑到苏联特使普里马可夫先生和15个不结盟国家的外交行动,安理会成员希望在安宁的气氛中审议波斯湾地区局势的愿望,以及探索和建设性地寻求解决冲突的新和平方法的决心,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正式的非公开会议将使其成员能够阐述其观点,并在有成效地交换意见的范围内提出建议。目标当然是制止敌对行动,立即解放科威特,并恢复波斯湾地区的和平。

正如法国代表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作为1月份安理会主席曾根据这些原则进行了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取得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取得的妥协。

由于上述理由,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召开联合国代表建议召开的安理

会正式的非公开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扎伊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以非公开方式继续举行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提议付诸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

赞成:奥地利、比利时、科特迪瓦、法国、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反对:古巴、也门

弃权:中国、厄瓜多尔、印度、津巴布韦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因此提议得以通过。

根据刚才的决定,我提议现在暂停会议,明天上午11点复会。议程将加以修改,以反映会议的非公开性质。

下午7点15分暂停会议。